

09



第十辑

上海市嘉定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嘉定文史

第十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上海市嘉定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5年2月

《嘉定文史》编委名单

特聘顾问

孙 镇

编 审

童清仁 沈云娟 钱乃之 周礼德

编 委

(姓氏笔划为序)

冯 淳 吕炳兴 李济舫 张询祥 张昌革
陆慰萱 陈一凡 陈炳生 陈叔达 金 亶
周礼德 赵 杰 施心超 秦宝文 秦春祉
浦增镗

责任编辑

钱乃之 周礼德

校 对

金 明

上海嘉定曹王文化印刷厂印刷

前 言

《嘉定文史资料》在领导重视、各方支持下，自1987年12月出版迄今，已有9辑，为积累地方史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多方联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读者日益增多，稿源渐趋拓展。兹应读者要求，自本辑起，将刊名改为《嘉定文史》，在编排上根据内容分设若干栏目，力求可信可读，提高质量。竭诚欢迎读者对改版后的《嘉定文史》，多提宝贵意见，不吝赐稿。来函请寄：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博乐路99号嘉定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邮编：201800。

编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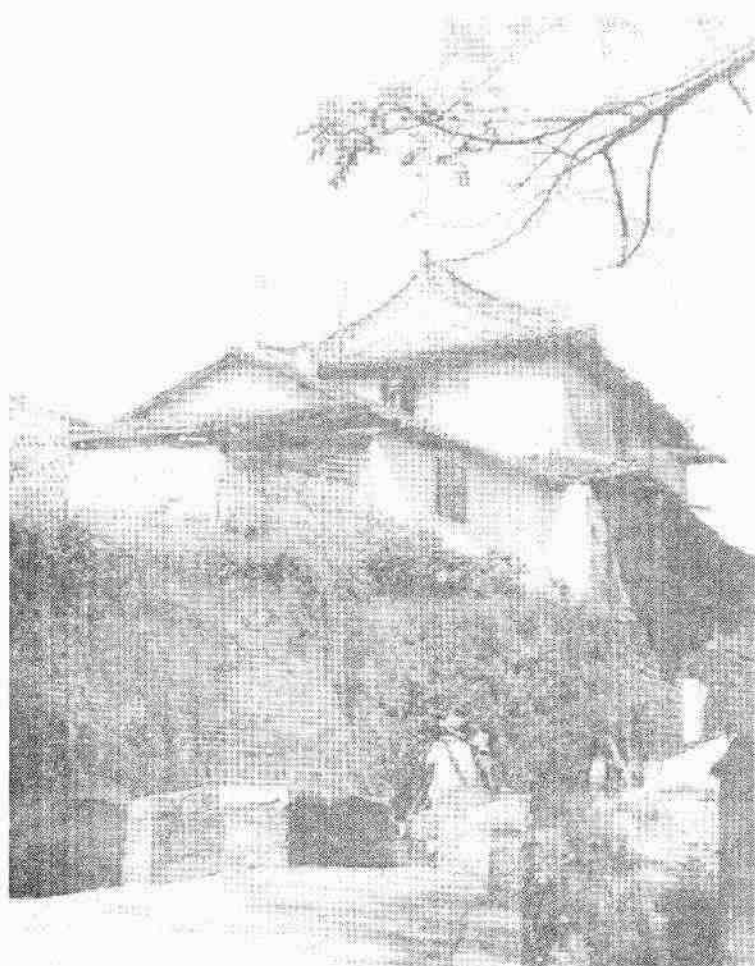
1995年2月



盛慕莱烈士遗像



李育英同志遗像



嘉定西城门旧貌

季颖摄

嘉 定 文 史

第十辑 目 录

风 云 实 录

- 五次脱险记.....陆象贤 (1)
我在外冈游击队的生活片断.....张服膺 (20)
黎明前的斗争.....翟彦章 (52)

往 事 回 眸

- 祖父金诵盘延安之行.....金 寅 (55)
黄埔军校第十二期生活漫忆.....朱 剑 (61)

蹉 跎 岁 月

- “安亭事件”目击记.....李富昌口述 (77)
一幕荒诞残酷的闹剧.....钱乃之 (85)

人 物 春 秋

- 戎马郎中吕炳奎.....巫君玉 白永波 (93)

牺牲在解放前夕的爱国人士盛慕莱·····	王荣根 (109)
丘宝兴与外冈游击队第二分队·····	李宝兴 (120)
怀念李育英同志·····	马文霞 (123)
钱逸君医生事略·····	鲁 叟 (127)
怀念钱逸君主任·····	周海洋 (130)

海 峡 两 岸

蒋纬国与家父金定国·····	金 霄 (133)
记胞兄潘振球两三事·····	潘振环 (137)
关于程金冠同志情况的补充·····	张烨宇 (139)

经 济 今 昔

太浦河工程南大港大坝合拢纪实·····	李德骛 (141)
成功的谈判·····	施心超 陆文泉 (149)
嘉定最早的汽车公司·····	陈兴顺 (156)
外冈陈泳泰创业史·····	陈加寿 (159)

春 风 化 雨

有幸聆听小平同志讲话·····	孙 镇 (163)
钟民同志亲临指导修志·····	陈炳生 (166)

杏坛话旧

- 震川遗迹杂忆·····朱尚志 (174)
家母李希昭与南翔苏民职校·····程庚滢 (177)

艺坛文苑

- 六十年前的嘉定竹刻·····泮 人 (179)
嘉定名宿沈恩孚诗书·····高 铎 (182)
读陆世益先生遗札·····高 铎 (184)
《百城烟水》中的嘉定风物·····徐川山 (186)

旧闻轶事

- 西话旧·····李 德 (189)
南翔旧闻(六)·····钱乃之 (197)
菩提寺的毁灭·····朱尚志 (203)
话说徐状元·····绳 正 (206)
老秀才当街烘糕饼·····秦瘦鸥 (207)

五次脱险记

陆象贤

解放前，我一直在上海、台湾、南京等地做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并且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打入国民党黄色工会的上层机构和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中央训练团，直到上海解放前夕，才奉命前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新解放的北平，然后随军南下、渡长江、进南京，再回到解放了的上海。从1945年1月到1949年1月，曾被日本宪兵沪北队、沪南队，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军统少将姚虎臣、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上海工特头子陆京士等5次企图加害于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我均能幸免于难，安全无恙，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同志称我为“福将”。回想起来，做地下工作，有时确实惊险，有人称之为“过着把脑袋挂在裤带上的日子”，具有传奇性。但并不是天天在惊险中过日子，而且也常有偷铁逍遥的时候。正因为我是革命队伍中的乐观派、坚信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革命斗争最终必胜，敌人必以失败告终，所以，败人的加害，处境的险恶，这种经历反而锻炼了自己的革命毅力，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念。

一、日本宪兵队在上海邮局的大逮捕

1945年新岁将临之际，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欧洲战场上，意大利法西斯垮台，苏联红军打进德国本土。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光复巴黎并攻入德国境内。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侵略军节节败退，海军精锐消耗殆尽，美机轰炸日本国土，美军准备在日本和中国沿海登陆。为了配合英、美盟军在斯江、江苏沿海登陆，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先遣部队已进入上海市郊附近。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进行一场政治宣传攻势，开展攻心战术，要求上海邮局党组织在1945年元旦之前，寄发一批鼓舞群众的贺年片和针对伪军、政、警、特等机关中汉奸的警告信。贺年片正面是“恭贺新禧并机进步”8个红字，背面是《新三字经》，全文如下：

东洋人，顶混蛋，抢我土，谋我财。
物价高，死勿关；黄糙米，一眼眼，黑市货，卖五万。
幸亏得，苏英美，把德国，打下台；矮东洋，阎王催。
新四军，四周在；救同胞，打上海。
他领头，敲脑袋；我把那，后脚扳。
里通外，做比赛；杀鬼子，大家来。
从此后，上海滩，享太平，万万代。

这价《新三字经》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要员陈公琪（原名陈忠渠，曾任南翔惠民中学教务主任）起军的。警告信的正面写着“身在曹营心在汉”，背

面是劝告伪军、政、警、特等机关的汉奸们要以民族大义为重，迷途知返、悬崖勒马、弃邪归正，将功赎罪。贺年片和警告信的署名是“反攻同盟上海分会”或“新四军上海办事处”。贺年片、警告信稿和寄发对象名单都是由地下党员季敬熙交给邮局党组织的。寄发贺年片和警告信的范围遍及全市，在群众中引起了震动。收到贺年片的人中，有的认为“天快亮了”，“新四军要打来了”，表示兴奋喜悦；也有怕被敌人发现，累及自己，产生恐慌心理。汉奸收到警告信后，有的提心吊胆，有的想另找出路、弃恶从善；有的则讨好敌人，将警告信交给了日本宪兵队。敌人对大批宣传品从邮局发出，而日本驻邮局检查员一无觉察，深为震惊。他们传询收件人，进行严词盘问，有无里通共产党的熟悉亲友，结果都称没有。敌人就追踪到邮局侦查，思南路邮政局地下党员赵并先因丧失警惕面被捕叛变。日本宪兵队沪北队遂在上海邮局进行大逮捕，先后逮捕了23人，其中有地下党员11人（内有邮局党总支委员1人，党团成员3人）。日本宪兵队在邮局内部搜捕时，陈公琪随时将情况告我。当时我在上海邮政管理局信差管理组当秘书，被捕人员中不少人是信差，所以，那天有哪几个信差被捕，我在第二天就知道。日本宪兵沪北队追踪到季敬熙的家里时，他不在家，因而脱险。就在当天下午，在南翔惠民中学当教员的季敬熙的弟弟因学校放寒假回家，遂被日本宪兵追捕。恰巧同他一同回上海的另一位惠民中学教员、杨春绿的弟弟向他借了一根铺差索，当天去季家送还，也被日本宪兵逮捕。杨春绿等到晚上不见其弟回家，认为可能到校长家里去了，当即来我家（新

闸路鸿祥里 52 号楼上) 寻找。我问杨春绿, 你的弟弟先去哪里? 他说是到季家还铺盖索去了。我一听就预料到出事了, 因为我已知道季敬熙已经脱险。但是, 季敬熙的弟弟不知道他的哥哥是中共地下党员, 只知道他的哥哥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他能到惠民中学工作。地一被捕, 敌人可能追踪到我。我叮嘱杨春绿要小心, 就立即同前来借宿的南翔公学同学赵治文离家到泥城桥附近的天然旅馆开房间。我们刚进房间, 就来了两个响导女郎。我不等她们开口就赶紧请赵治文给钱打发她们走。第二天清早, 我到信差管理组请假后, 赶到新闸桥乘坐带人的自行车回南翔, 在太阳桥碰见了嘉定我父亲店里的学徒王鑫芝也坐带人的自行车来上海。不出所料, 当晚, 日本宪兵队一个班猛扑我的寓所。把王鑫芝误认为我, 把他按在床上打了一顿后押走, 留下 6 个宪兵守在我的寓所, 开始按查我的书籍。当年, 我的寓所狭小, 设备简陋, 只有一张写字台、二只凳子、一张行军床、一张用两条长凳搁一只涂棚的双人床, 没有书棚、书柜, 请屋堆放着书籍, 大约有四、五千册。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是从旧书摊上买来的。书籍的内容很杂, 有中国的二十五史、诸子百家、唐诗宋词; 有日文版《资本论》, 我学过日语, 但还不能看懂日文书, 我之所以买日大版《资本论》, 因为喜欢它的插图有好多页马克思一家的照片; 有英国老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 堆满了我的半张书桌。我在旧书摊上遇见这部书的主人在寻找买主, 他怕糟塌了这部书, 要寻找一位合适的买主, 我对他说: “听说王云五曾以通读《大英百科全书》而闻名, 所以我也想见识见识。”这位卖主认为我是一个爱书

的人，遂以较低的价格转让给我，并且亲自雇车送到我的寓所，才放心回去。还有英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原版）。有苏联出版的书，在日军侵入租界前，我向住在法租界的一位俄罗斯侨民学过俄语，向俄侨开设的书店买莫斯科出版的书籍、报刊，有中文版的列宁、斯大林著作，英文版《莫斯科新闻》，还有普希金博物馆出版的俄国名画的复制品等等。我的寓所在日军侵占租界以前，是中共江苏省委系统的一个秘密出版机构北社的社址。在日军侵占租界后，我把北社出版的书刊纸型都转移到南翔家里，把发行剩余的书刊都作了处理，没有留下痕迹。但是对藏书没有时间清理，保持原状。我的藏书以中国古籍为多，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和国民党的禁书。新书并不多，有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日本宪兵盘踞我的寓所后，就不准我的邻居开门张望或随便走动。这些邻居都有女眷，看到这么多日本宪兵住在楼上，都很害怕。我住在二楼，头顶上有个三层阁，住着夫妇两人和一个女儿，丈夫是扬子饭店的茶房，天天上班，留下母女俩更是害怕。她们警惕地从报缝里注视着日本宪兵的举动。看到6个日本宪兵把所有的书籍逐本检查，每到晚上宪一个领队的宪兵，对这些书进行复查，有时吼几声，把书扔在她板上踩几下。这个领队的是一名曹长，后来我从被释放的人员中了解到这个曹长叫铃本，大学生，是由他审讯被捕人员的。这个班共有7个宪兵，在我的寓所住了7天才撤走，临走带去了几包书。

我回到南翔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到惠民中学办

公室。到了9点多钟，来了一名警察口称局长请校长去一趟。警察不认识我，我就招呼胡训谟去。胡训谟领会我的意思，就跟着警察走了。我等他们俩人走后，立刻转移到北大街合记花行。10点多钟，正在我家做衣服的裁缝师傅到合记花行找我，轻声地说，来了日本人和“三道头”（外国巡捕）。我听了就转移到北市梢钱松生米店的楼上。晚上，我的母亲来到钱家对我说，胡训谟到了警察局见到了日本宪兵，对他们说：校长来过了，可能回家了，日本宪兵要胡训谟领他们到西大街（现胜利街）我家去。到了我家中，我母亲对他们说，我的儿子回上海邮局上班去了。日本宪兵自知又扑了空，就对我母亲说：“我们要见一见陆先生，没有什么事，打扰，打扰。”也没有上楼搜查就原班人马走了。晚上，我的母亲见到我，没有问什么就说，已经与杨王庙的道士讲好，你到庙里去住。我们母子俩在黑夜中到了杨王庙，庙里的当家道士领我到杨老爷夫妇神象寝宫的阁上一个人住。道士全家住的房子和庙堂是分开的，庙堂里都是神象，不住人。所以，我同神象住在一起，较为安全。我想起了必须设法通知陈公琪不能到我的上海寓所去，就请我母亲速派陆云先（惠民中学学生，我的堂妹）到上海新闻路鸿祥里弄口等候陈公琪。翌日，陈公琪果然来了，但是他从长沙路的小弄堂进来的，没有碰见陆云先。当他走上扶梯，看到亭子间的邻居张大婶向他一边摇手，一边轻声地说：有东洋人。陈公琪立刻会意回头就走。他离开上海，直往安徽淮南中央华中局城工部，与我失去了联系。

我在杨王庙住了几天，知道日本宪兵已释放了误捕的王

鑫芝，在南翔也没有什么动静。为了不使杨王庙的道士多担风险，我的母亲为我化了装，从南翔转移到嘉定西大街（现人民街）180号顾魁元、李玉弟夫妇的家里，同我的父亲、妻子见了面。我告诉父亲，任何人来说向东洋人疏通，都婉言谢绝，不要花一文所谓疏通运动费。因为我的父亲是隆昌义南货号的老板，又是西门外万泰丰南货号的股东兼经理，可能有人乘板来敲诈勒索。我的父亲明白了我的意思，一口允承了。我在顾家住了几天，又通过赵以新（惠民中学小学部教员）转移到嘉定西郊农村她的外婆家。到了农村，我与家里人也不联系，只有赵以新一人作联络员。通过她约胡训谟到万泰丰南货号会晤，我简要地告诉他：日本宪兵因新年贺年片一案在上海邮局大逮捕，虽然波及了我，还有两个惠民中学教员在上海被捕（已释放），但是，都与此案无直接关系，学校可照常工作。并请他约惠民中学校董会主席张志霄到万泰本南货号来会晤。张志霄应约前来，见我安全无恙，颇为欣喜，答应照常进行校董会的工作。我对学校工作做了安排后，曾两次化装从罗店到上海，了解到邮局被捕人员已经先后全部释放，回邮局工作。他们在狱中受到了种种酷刑。在被捕人员中，有的坚持气节，不屈不挠；有的动摇变节。但是，日本宪兵将我的照片向各人查问时，他们都不认识。日本宪兵在他们的家里也找不到与我有关的证据。我又到陈公琪的家里，了解到陈公琪还没有回来，他的父母去轧户口米轧不上去，吃米有困难，我为他们作了安排。日本宪兵沪北队对我两次接捕扑空，又派南翔宪兵队长企图通过南翔商会会长张培鑫和惠民中学校董陈庆荣（我的姨夫）

找找并对他们说只要能见到我，保证我的安全，不会有任何麻烦。胡训谟将这个信息传给我，找就经方泰、马陆步行到南翔，由陆云先去请张、陈两位来相会。我对他们的相助表示感谢，但不能同南翔的日本宪兵队长见面。找不相信他的话，请两位回话宪兵队长，说找不到我就是了，并请两位照常支持惠民中学的工作。他们都慨允了。过了两个月左右，陈公珙从淮南根据地回到上海，找到了找，恢复了联系。

二、日本宪兵队逮捕上海文学界人士

1945年6月间，我在上海的邻居差人到南翔我家报信，说又有日本宪兵队来我的寓所，破门而入，看到是个空房子，在门上贴了一张宪兵队告示，并且警告这些邻居，我住的房间里的东西不准动，不能少一样。找得讯后立即转移到滕家村胡训谟的家里，等了几天，日本宪兵队竟然没有追踪到南翔来。我就请我的母亲到上海寓所，把房门修好，把日本宪兵队的告示揭下来，慰问了邻居并表示感谢。

这次是日本沪南宪兵队来搜捕的，究竟为什么，我在事前毫无所知。为了弄明真相，我到上海向邮局的同志了解近日邮局方面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邮局内与文学界有联系的同志告诉我，听说文学界几位著名人士被捕。于是我去找在邮局留职停薪进联华银行担任秘书的唐弢，得知唐弢接到被日本沪南宪兵队逮捕的柯灵托人带出的口信，日本宪兵也要逮捕唐弢，他只得离家出走。这时，我察觉到日本沪南宪兵队所以要逮捕我，因为柯灵、唐弢都与北社有过关系。北社